

〈婦人〉

翻倒在青石路上的酒已經
慢慢乾了。屋簷底下
窺伺者的背影仍是潮濕的。雨停了
藏匿的群眾們紛紛自窄廊裡走出
推開久久扼抑的風景
看見那婦人已理好皺褶的裙擺
已餵完野鴿，沒入逆光的巷弄

他們循著曙色加緊腳步
試圖繞過新啓用的國會大廈，追上鴿群
然而飽食的鴿群已越過待拆的危樓
來到廣場
在花市前維納斯的雕像還立著，在對街
革命者的雕像還立著
噴泉還侷促地鼓弄著
順著海風，原地搖擺如飽滿的波浪
而婦人正低首出城
而遠方的河正流著

〈賽後〉

夕日在左外野方向落地
那人持加油棒，站上打擊區
雜草還在模糊的壘線間蹲身守備
風低聲歡呼，群沙騷動
爲往事一次次疑神地盜壘

〈厭倦〉

擁擠的圖書館裡
不斷傳來書本掉落的聲音

「我無法勉強自己去參與那些
充滿意義的話題。」

〈雨前〉

我粗略地翻閱一本舊書
花香浮沉，為莽動的預言凝結復潰散
逃逸如炊煙

簷下，我馴良的鷹仍埋首於啄整沾霧的斂翅
門前的石階已然濕了。階上
破鞋裡飼著的雛禽停止噪鬧，驚懼而
好奇地仰望著陰沉的天色。傘還收在牆角
防水的布面逐漸有露霑凝聚成型
我注意到群樹尖銳的葉梢開始畏縮了
雷在垂雲裡困頓地飽滿著
風也是

披衣走出門外
在田裡，野兔奔跑得更遠更遠
繫滿黃絲帶的村子在橋的另一邊

〈培養〉

湍急地洄游於群山脈絡
美麗的鮭群擺鰭衝刺，水紋閃爍如鱗
著附著血卵一般新鮮的水沫

海拔高低變動。為了某些更神秘的慾望
雨水才自群星落下，頻頻磨難、指引
只為了選擇那最堅忍的人攀上山巔
手植一株善於等待的
耐寒植物

「然而，其實我不曾嘗試成為那種
值得你深深期待的人……」

〈疑惑〉

與群山相對的午後
清楚地芒草正抽長，遮掩芬芳之花
香味在湧起的霧裡晃動

枝葉如鎖孔鋸齒，自善惡之光層層析出
正確的顏色。無數小徑伸出路標
通過水與雲霧的循環，分歧的
涵意都慢慢渙散了
「你，你能夠描述那些
我始終無法深入的部分嗎？」

風過山澗，隱喻之影都碎在水裡
霧中有透明的雨，落下了沒有我不知道
但葛藤確實已纏上我的手腳了
纏上我的手腳，吸食美麗時光

〈承認〉

晴朗夜裡，銀河滲入屋瓦之隙
讓光滑的喻意在杯緣產卵，孵化夢
與星座許多甜美的聲形，在杯裡
茶水卻還是慢慢冷卻下來
慢慢苦了

星移的痕跡在水影裡彎轉、分歧
我的經驗是難以堅守的
我的心意是熱的，觸覺是冷鐵色的
我的衣領沾滿搖晃的露滴

「有沒有可能
生命的答案其實是極為簡單的？」

〈溫泉〉

蒸氣裡，雪的結晶正落下
輕輕神諭覆蓋一切
偶爾，因觸及溫暖的臉而妥協
滴入清醒茶水。
在杯裡星座的影像正搖晃著
暈眩，瓦解，重新歸位

不曾稍作動搖的，只有我
還暗自坐在這裡
日月在天頂的另外七個方位，張開
七種想像的光彩，七種疲倦
的心態。遠遠地在此我覺得孤獨
覺得，終究是不能被湧出的一切
感動的。並惦記著：「彼方有人
還熱忱地想念著我，如水蒸發
仍流動在膚髮深處……」

〈曾經〉

古老的俳律佚失了，豐盛草野遠近生長
彌補著我長日磨損的夢境

夢裡，桌上的茶盞又被重新斟滿
那位和服女子已沒入逆光的廊廡深處
煙霧之外，字畫之內
木紋流水都是想法，斂藏著那些
曾傾盡一生黃昏光影去深深描寫的
短暫的笑意

「人世總是難以安居的，
但我仍想記住每次遷徙的原因……」